

爱的 复苏

尚
静
波

文艺出版社

爱
的
复
苏

尚
静
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爱的复苏

尚静波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8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天门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82毫米32开本 6.625印张 2插页 140 000字

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354-0051-5 / I·47

统一书号: 10107·597

定价: 1.25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，生活在祖国北陲的蒙古族具有悠久的历史，勤劳勇敢的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。建国以后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学事业蓬勃发展，涌现了许多有才华的作家，为文坛所瞩目。

今年，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良好祝愿，为少数民族地区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贡献一点微薄之力，特编辑出版了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部分作家的专集或全集，共十一种。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各具风格，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表现了该地区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风貌。

目 录

“黑和尚”们和“公主”	(1)
荒谷回声	(19)
门前，有块青石板	(39)
桂 枝	(53)
爱的复苏	(69)
埋掉的不是梦	(83)
温 暖	(99)
戏迷李敬高闲话	(114)
他们四个	(129)
“烟王”闲话	(150)
莹 莹	(164)
乌兰娜和她的伙伴们	(189)

“黑和尚”们和“公主”

我被调往东郊煤场任业务主任。接到调令的第二天就动身了。东郊煤场离城六十多里，是我们煤建公司条件最差的一个供应点。因此，凡是调到那儿的人，在公司一些人看来就颇有点“发配”的意味。然而，我从一个业务员提升到业务主任，就算是一种“抬举”了。

和我同车前往的还有一位叫方芳的姑娘，是刚从财经学院毕业的大学生，到煤场去当会计。听说是自愿申请的，真难为她。

在通往煤场的长途汽车上，方芳就坐在我的身旁。一张生动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脸，在最合适的位置长着一个让人感到特别亲切的微微上翘的鼻子，配上那双大而圆的眼睛以及红润的小嘴，使她显得娇嫩妩媚，真有点儿象电影或小说中的什么公主。

她显然是个天真而活泼的人。一路上，她先是充满新奇地问我关于煤场的情况，见我也说不周详，就仿佛失了兴致，开始一边哼唱一支什么歌曲，一边还用高跟鞋轻轻地叩打节拍。她的披肩长发不时飘散出淡淡的香气，扑进我的鼻孔，撩逗起我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来。

东郊煤场只有三名职工，全是二十浪当的小伙子，人称“黑和尚”。对他们我是早有所闻的，前任煤场主任就曾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：“唉呀呀，你真要去那个鬼地方？老兄，光那三个‘黑和尚’就得让你气炸肺……听说，还有一个小姑娘主动申请去当会计？有你好瞧的！”他拍拍我的肩头，颇有点为我担心的样子。看来，这三个“黑和尚”，绝非善主儿。

我不禁看看坐在身旁的方芳。她还在唱，轻松而自在，毫无初次参加工作的那种拘谨和不安。不知她想到了什么，突然停止了歌唱，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，问：“主任，听说煤场有三个挺有意思的‘黑和尚’？”

“是的，三个男青年……”我不知再说什么好，她却自顾笑起来：“咯咯咯……”

我突然觉得那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变得清晰起来：三个“黑和尚”对于新来的我和她，无疑是要欢迎她了。我是个半大老头儿，而她却是正值妙龄的姑娘。这是明摆着的事。

他们是已被通知接站的。因为煤场离汽车站还有七里路，而我们又都带着行李，方芳还有一只分外沉重的皮箱。我想，他们一定要抢着为方芳拿东西了。小伙子们总是乐意为姑娘们效劳的。至于我嘛，我瞅瞅自己的行李和提包，还好——我扛得动。

方芳还在唱，轻轻的。她是高兴的。她有理由高兴。

汽车到站了。路旁孤零零的站牌下，只有他们三个。

他们的衣服都不干净，但那款式都是我所知道最为流行的。他们谁也不说话，仿佛在等我们去问；那神态及挂在嘴角浅浅的笑，显示他们是决不会主动招呼的。

我在心里暗暗地“对号”：那个足有一米八〇的大个子，一定是周军，而那个长得眉清目秀颇象个姑娘的小伙子，一定是姜辉，公司里有人介绍他是个名副其实的“灰皮”，可不，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廉价的铝质装饰品——十字架；而那个此刻从镜片后面冷冷地注视着我们的瘦高挑儿，一定是宋海生了。

“嘴！你们早等在这儿了？谢谢你们！”我向他们招呼着。方芳也冲他们笑。

“大驾光临，焉能不迎？煤场停业一天，我们也乐得自在二十四小时，沾光沾光！”姜辉油腔滑调。另外两个咧开嘴笑了。听得出，煤场由他们做主停业了，而且是整整一天，理由是迎接我们的“大驾”。乖乖，这仨家伙，确实不省心呢！

方芳让他们逗得笑出声来，但她笑得太早了。因为一直没说话的宋海生已上前接过我的提包，冲周军和姜辉一努嘴，那两人就拽起我的行李卷儿，说了声：“开路！”三个人就顾自先走了。

方芳呢，这方才还冲他们笑的娇嫩妩媚的姑娘，仿佛压根儿就不存在！仿佛受他们欢迎的只是我——一个半大的老头儿！

邪了！

没办法，我只好扛起方芳的行李卷儿，又提上她的网兜儿，劝慰她说：“没想到，他们还封建呢！”

方芳自己吃力地提起皮箱，看也不看我，也自己走了。那样子，如同她的受冷遇全怪我。我追上去，无论我和她说什么，她也不吭声。

唉，“黑和尚”干嘛要冷落“公主”呢？添多少别扭！

二

煤场只有一排房子，他们住西边的一间，我住居中兼做厨房的一间，而方芳则住东边儿的办公室。那是个里外间。一种难以说清的心理，使我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帮方芳钉门插销。他们却连面也不照了。隔着玻璃窗，我看见他们三人嘻笑着，穿过煤场前面的那些树林走了。那边儿是一个人民公社所在地。谁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。

大约是感激我认真地帮她钉门插销，方芳终于开了口，而声调却是淡漠的：“您该休息了。”说完，她便伏在办公桌上往一个笔记本上写什么，仿佛我已经不存在了。

我闷闷不乐地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，感到格外疲倦。说真的，我心里充满了忧虑……

过了多久？我听见“黑和尚”们唱着歌儿回来了。出于礼貌，也出于作为领导和一个长者的需要，我对他们作了拜访。

他们的房间里是木板搭成的通铺，地下一进门放着一辆破旧的公用自行车，靠窗台的地方摆着一张三屉桌，桌下有一只浸泡衣服的大塑料盆，从盆里发出难闻的气味儿。

他们躺在被褥上，宋海生在吹口琴，姜辉在弹一只娱乐琴，周军双手交叉枕在脑后瓮声瓮气地哼唱。

“日子过得挺快活嘛！”我为着凑近乎。

“穷高兴，苦作乐，对付着混呗！”他们都坐了起来，姜辉说着向我扔过一支烟来。他脖子上的十字架直摇晃。

我不便对他的话认可否，顺着话音说：“所以就连衣服也懒得洗，怕是泡了好几天了吧？”我指指那盆脏衣服。

“咳，洗衣粉用完了，发发酵也好，增强去污力。”姜辉和我耍起贫嘴来。

我笑了。

我的笑使他们产生一种亲近感。大个子周军兀地开了腔：“主任，和你一块儿来的那女的是中专生？”他用的是漫不经心的口吻，好象只是随便问问——仅此而已。

“你说方芳？不，是财院毕业的大学生，据说还是高材生。”

“嗨！她肯来这鬼地方，怕又是来踏跳板的吧？”这回是宋海生开口了。他也斜着眼睛。他的话不能说全错，以前也有人自愿来这儿，这种“迎难而上”、“拣重担子挑”的做法，往往给他们增添了一顶桂冠，而后就“上调”了。还有的，则是分到这儿后就拉关系，泡在公司人事处，哭一鼻子笑一鼻子，硬是调走了。方芳呢？属于哪一种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愿把人往坏处想。

“方芳是自愿申请来这儿的，听说是表了决心的……”我回答说。

“哈！不简单哩！”大个子周军口气里充满了不信任。姜辉带了头儿，他们一起嬉皮笑脸，怪声怪气地唱起来：

可爱的小姑娘呀，慢慢走过来，

跨过这煤山呀，越过这煤海！

你看我们的煤场多美好，黑和尚多可爱，

你是黑尼姑，就在煤场住下来。

挺好听的一支歌儿变了味儿，最后一句“啦”变成了“哈”，太难听了！

他们唱得蛮起劲儿，不再理睬我，我只好退出他们的宿舍。

一群浑毡儿！连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我！

三

说真的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，我对他们和她的工作是满意的。虽然难免出点小问题，但终究无碍大局。只是他们之间那种戏剧性的关系颇让我头疼。我的预感是对的，他们之间仿佛故意做起对来。

他们对她有时疏若路人，彼此连眼珠儿也不转一转。有时，“黑和尚”们会故意大声谈笑，旁若无人；而“公主”呢，会断然地哼地一声，回敬他们一连串高跟鞋“笃笃”的响声。有时，他们又揪住对方小碴儿，彼此挖苦、讥讽，一副较真劲儿！

方芳唱歌儿的时候，“黑和尚”们就扯开大嗓喊：“喂！有刀子吗？来把我们杀了吧！”

那意思当然是挖苦方芳歌喉不佳。

而当姜辉兴致勃勃地弹奏他的娱乐琴时，方芳就惊惊乍乍地说：“哟！什么琴？真好听！比小提琴高级多啦！”要是周军唱歌儿，她就故意大声问我：“主任，今天几级风？把什么东西吹得呜呜哇哇乱响？”

我起初莫名其妙，少顷，醒悟过来，由不得不笑。心里

有一种遗憾：要是姜辉弹琴伴奏，方芳和周军二重唱，其实真不错呢！可惜……

他们之间这种别扭真让人莫名其妙！

四

有一天，姜辉肚子疼得直嚷嚷，样子可怜巴巴的。我没想到方芳会针灸。她带着一盒针灸用的针来了，进屋就说：

“哟——看样子疼得厉害呢！你的上帝怎么不保佑你呢？”她指着姜辉脖子上的十字架挖苦，“嚷嚷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忍着点儿吧……我来替你扎扎……”

宋海生在一边架秧子：“嗨！送医上门！别把针歪进肉里。”周军也嚷嚷开来：“别脓包！不就是肚子疼吗？死不了！”

姜辉见两个伙伴儿阴阳怪气，就充硬汉子：“我才不用你扎呢！哎哟……”

惹得方芳翻了，收拾针灸盒就要走：“这号人疼死才好呢！”我拉也拉不住。

“我疼死关你什么事儿！你这么关心我，莫非想和我……”姜辉这“灰皮”，疼得直咧嘴可照旧胡说八道。

“撒泡尿照照！”方芳重重地甩了门，走了。

大个子周军这才仗义地说：“来，我送你去公社卫生院。”宋海生也张罗着推那辆破车。可姜辉却来了拗劲儿：

“不用你们管！疼死是我自个儿的事儿！哎哟！”

要不是方芳喊了一声：“开饭了！”这哥仨准要吵将起来……

事后，方芳才对我露底说：“你没看见他们大中午顶着日头去村子里偷回瓜吃？瓜吃多了，活该！”

“他疼得厉害，你总该给他看看嘛！”

“我不是给他看过了吗？他不是好了吗？嘻嘻，吃饭的时候，我悄悄在他碗里放了药，你没见那家伙吃得蛮来劲儿呢！”

乖乖！原来是这样！

不过，我最头疼的，还是他们工作时候也闹磨擦。负责过磅的姜辉会把方芳开出来的发货票塞到顾客手里说：“不行！你这票上写的是什？是7千还是1千？去问问开票的那个女的。”

碰上“炮捻子”脾气的顾客，就会象捧了圣旨一样，真的去问方芳，弄得方芳很难堪。当然，他们也让方芳整治得够呛。

大约是社会风气使然，那些远道而来的乡下顾客，也学着一些人的样子，拉煤时带上一盒香烟，巴结我们。“黑和尚”们抽乡下人递来的香烟心安理得，连象我那种“却之不恭”的忸怩也没有。我知道，他们决不会因为抽了烟就随便给谁多点儿好点儿，那些人得到的只是一种心理平衡而已，虽然这种平衡意味着满足。我于此是不大计较的。

方芳就不这样了。她会当着他们的面，正儿八经地问顾客：“这煤是多少钱一吨？”

“吨？不是二十四元吗？”顾客奇怪了。

“不对，是二十四元零五毛。”

“咋？”

“你不是搭了一盒烟吗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她整治他们最成功的那次也和烟有关。

那是月底，花钱大手大脚的“黑和尚”们已是囊空如洗，头天就开始向我讨烟抽。天晓得，他们是怎样把每月的工资花得光光的！

一家公社自办的铁工厂来买煤。他们那个精明的采购员带来一整条香烟，见了“黑和尚”们，象是阔别多年的老朋友，死乞白赖地把香烟塞到他们手里，又仿佛无意似地说起他们公社的“沙窝瓜”是何等香甜可口，而他们每年又要大量送给够意思的关系户……

谁知道是他的亲热让“黑和尚”们感动，还是那香烟和“沙窝瓜”有诱惑力，“黑和尚”们居然象是没看见一样，听任那个采购员指挥他的人马从大堆煤里扒拉块儿。我正要过去制止，却被方芳喊住了：

“主任，您昨天买回的那条香烟呢？借我用用。”她一脸正经，“您别过去。”那样子颇象是命令。

她径直走到“黑和尚”们跟前，把烟往磅秤架上一放，对正得意的采购员说：“他们（她指了一下‘黑和尚’们）忘了告诉你，这煤是不允许这样挑拣的。”那话说得很有份量。

“这，这……”采购员被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弄得不知所措，求援似地望他们。姜辉和周军刚想说什么，宋海生抢了先：“是的，没看见。你们怎么能这样挑三拣四呢？”

他的话让那个采购员好不尴尬，只得一个劲儿地“这这这……”

我偷偷地笑了，因为我看见那采购员走的时候，他们把

烟塞还给了他，陪着笑脸，不知说些什么。那声音低低的，仿佛唯恐别人听了去。

方芳见那些人走了，竟对“黑和尚”们说：“喏，老主任送来的——你们不是总说‘吃大户’吗？”她指指磅秤架上的那条香烟。

“吃大户”是指“黑和尚”们来向我讨烟抽。这次，他们听说我如此大方，“噢”地欢呼了一声，顿时瓜分一空。他们不知道，后来方芳给我买了一条更高级的香烟，算做“赔偿”。尽管我再三推辞，她还是放在我桌上。

五

我到底看出点名堂来了。

“黑和尚”们明里和方芳做对，暗里却一个个讨好她——嘿！是外冷内热哩！

煤场用水得到一里之外的那个公社去打（这里水位太低）。刚来的时候，总是听见“黑和尚”们为打水而争执。

“喂！该你去打水啦！”

“应该你去，是你洗衣服用完的……”

“算了，抓阄吧。”

于是，抓阄儿，捉一个“倒霉鬼”去打水。

但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水缸总是满满的。爱清洁的方芳用水毫不吝惜，仿佛根本不知道打水之难——要是她在院子里拉起晒衣服的绳子来，总会有一个，甚至是两个、三个“黑和尚”，不声不响地去打水——三个和尚有水吃，绝了！

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儿！

煤场原本只有一个围墙矮矮的厕所。这厕所修建的时候，根本就没考虑到男女之别，只挖了一个坑儿。说实在的，方芳来了以后，于此委实不便。

可我发现，“黑和尚”们又做出了“牺牲”，他们宁肯去煤场外面的旷野解手，也决不去厕所。开头，我以为他们羞于男女同厕，可有一次，他们旁敲侧击地对我说：

“主任，象您这岁数，吃了饭去外边蹦蹦跳跳，消消食，顺便方便一下，保管益寿延年呢！”

“咳，老爷们儿哪不能解手儿？比女人方便多了……”

我听出了他们的弦外之音——这帮家伙，连我上厕所也限制起来了。不过这事儿也不错。以后，一吃过饭，我就吆喝他们：“喂！方便去吧！”

他们就兴冲冲地应一声：“好睐！”

方芳好象于此熟视无睹。我呢，不愿把这事点破，一则难于启齿，二则我有一种奇特心理，总感到一旦点破，就把什么美好的事物破坏了。让方芳自己去意识吧，我相信她会意识到的。

六

方芳有个男朋友，在本市旅游局工作。

一天，他专程来看望方芳，带着好多东西，说是要宴请我们。方芳让我去请“黑和尚”们。

他们又象是我初次拜访他们那回一样，在开“音乐会”。吹呀，弹呀，唱呀，但是一点儿也不合辙，还有点儿阴阳怪

气。

“喂！方芳请你们赴宴……”我说。

“免了吧，我头疼。”宋海生一脸正经地说。

“我肚子疼，老毛病犯了……”姜辉涎着脸皮说。

“我，我哪儿都不舒服！”最后是周军的大嗓门。

他们不愿意赴宴，所以都“病”了。为什么不愿意？说不清楚。本来嘛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说清楚的。

“哎！怎么这么难请啊？”方芳突然出现在门口。她今天变了样儿，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连衣裙，一双乳白色的高跟鞋，那本来披散的长发用块手帕儿束拢在脑后，一脸喜盈盈的模样。

她不知道他们都“病”了，催促说：“快点儿走啊，瞧瞧我的烹调手艺……”

他们谁也不动，眼睛都不看她。

方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她起了急：“哼！主任，我们走吧！”说完，扭头走了，高跟皮鞋的声音急而重。“黑和尚”们一见方芳动了真气，反倒不知所措。我趁机说：“快走吧，盛情难却嘛，人家可是真心诚意……”我说着，连拉带拽把他们弄走了。

宴席算得上丰盛了，光酒就有三瓶，其中一瓶还是法国香槟酒。方芳的男朋友慷慨、潇洒、博学，谈笑风生，使我们的三个“黑和尚”黯然失色。为了给我们助兴，他大大方方地邀方芳和他一起二重唱。我敢说，看着他俩神采奕奕的样子，谁都会赞叹：这真是天造地合的一对儿！

我是很有点儿为方芳高兴的。她的男朋友家是个挺象样的干部家庭，本人又是专修外语的大学本科，况且，人看